

在“槐屋”里做梦的人

——补记俞平伯先生

郑 重

《京华无梦说红楼——访“新红学派”的开拓者俞平伯》是我写的一篇新闻通讯，发表在1986年11月16日《文汇报》上。文中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学术思想的变化只能作粗略的介绍，意在说明对他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和他的思想已不相符合，是失之公允的冤案了。在通讯的背后，我和俞先生还有着个人的交往，现补述于此。

1986年11月15日，俞先生要乘飞机去香港讲学。一清早，我就赶到首都机场为他送行。这时，他已经到了，精神比平时要好得多。他说他早晨五点钟就起床了，六十五年前去香港，香港还是个村落，不知如今变成什么样子了。看到他衣着单薄，就问冷不冷，他说：我很耐寒，不怕冷。谈到这次乘飞机，老人童心再现，说：我也有顽皮的时候，1935年，我瞒着母亲，偷偷乘飞机由上海到北京，自那以后就没有再乘过飞机。因为飞机起飞晚点，他是全国政协委员，由机场安排他到民航宾馆小憩。到了宾馆，他首先把新的尼龙袜子脱去，说这种袜子不好，又闷又热。他在家中，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是赤脚不穿袜子的。接着他又用手抚摸着墙壁的装潢新材料，低声问外孙，这是什么东西？他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对什么都感到新鲜而又陌生。

我在宿城二中读中学时，正值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进行批判，教语文的谭沧溟老师没有给我们讲什么批判的问题，却偏偏选了朱自清、俞平伯两篇同名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以对比的方法讲这两篇都是美文，但情致各异，一篇是富有渲染的音乐性节奏之美，一篇是淡妆素抹的诗意之美。我接着又读了俞平伯以“槐”命名的几本散文集，好像都是开明书店的本子，方知他的那些本子并没有什么“槐”，只有一棵榆树，那“槐屋之梦”是虚幻的，有着理想之美。由此我更想认识在“槐屋”里做梦的人。

在一些文章中，我曾不止一次提到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那个“缘”字。我和俞先生相识也是有“缘”。我的中学同学陆永品大学毕业后进了文学研究所，到俞平伯身边搞古典文学研究。从永品那里我知道俞先生的一些情况，家被抄了，老君堂的房子被占了，槐屋梦也破灭了，从“五七干校”回来之后，老房子是回不去了，就住在日坛南路的新工房里，和永品成了邻居。到了北京去看望永品，他把我领进俞先生家里，俞先生问话时有些紧张，好像有些条件反射似的。听说我在《文汇报》工作，俞先生神情宽松了许多，问了《文汇报》一些老人特别是黄裳的情况。他听了我的介绍，说：都还活着，那就好了，那就好。说罢又和夫人带我看了两个房间，说：这里蛮好，蛮好。一口浓重的苏州话。俞先生和夫人许宝驯虽然个子瘦小，都还硬朗，并不软弱。我知道此时的俞先生没有聊天的心情，只稍坐片刻就离开了。听到永品称俞先生为“平老”，从此我对他也就遵循着这样称呼了。

1975年10月，我到了北京，还是由永品陪同，去看望俞先生。这时，他

第一次去刘鹗家，客厅墙上镜框里一个硕大的“爱”字就进入了我的眼帘。抢眼的大红纸上，笔墨苍劲有力，却又不乏柔情。刘鹗见我目光驻留于此，就介绍说，那是1994年6月19日，在母亲夏伊乔寿宴上，父亲刘海粟当场挥毫写下的。这时，我才注意到“爱”字旁的款识：“夏伊乔七十八岁生日 书此祝寿 百岁老人刘海粟”。刘鹗还拿出当时的照片给我看，清瘦的刘海粟身穿西服，内着鲜红毛衣，脸戴墨镜，悬腕执笔书写；身旁的夏伊乔满脸通红，开怀大笑；在场的亲朋好友无不为之动容。

谁也不曾想到，这位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彪炳千秋的“百岁老人”，在留下这个世纪“爱”字不到两个月后就安然仙逝。

刘海粟，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他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可谓波澜壮阔、惊涛骇浪，而在他不畏艰险、搏浪奋进时，总有一叶爱的小舟相伴同行——他与夏伊乔的相识、相知、相爱，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爱的华章。

刘海粟是在抗战期间赴南洋举办筹赈画展时与夏伊乔相识的。画展间隙，他应邀到印尼美术学院演讲《中国画源流概论》，风度翩翩，口若悬河，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上面，台上传来一纸条。他展开一看，上面写着：“先生，我是一个华侨学生，非常热爱祖国的文化和艺术，您能收我做学生吗？”看到豪气奔放的字迹，他忍不住当即大声应诺，很乐意收那位同学为徒。

给刘海粟递条子的就是夏伊乔，她那时正在美术学院求学。当他们见面时，他暗自惊讶，没想到纸条上豪放的字是出自眼前这位靓丽的女学生之手。

“绘画和其他艺术一样，需要先天素质，就是悟性，这很重要；但单有悟

和夫人许宝驯仍然住在日坛南路的宿舍里，只是室内多了几只书橱及箱子。那时社会上又刮起了批判《红楼梦》之风，这位红学老人曾经发誓“终生箴口，不谈红楼”，在言谈中又偶尔流露出对“自传说”与“索隐派”的见解，在文学研究所的小组会上，他也发言对“自传说”作了批判。

这年的国庆节，周恩来给他发了大红请柬，请他参加庆祝活动。脚蹶虽然骨折，在室内走动也要扶着椅子，但他情绪很好。当永品转达我要向他求一幅字，他欣然命笔，为我写了毛泽东《长征》诗，并写了上款。我看他书兴很浓，就提出请他书写自己的诗句，他又理纸，写下：

燕京游赏最匆匆，桃李先春不耐风。
见得花须烟烛，藤萝纤紫海棠红。
梨英未必逊丁香，素艳同登白玉堂。
何事春归恼红药，折为瓶供殿群芳。
盆中自发女萝子，晚秀愁她不及春。
何必洛阳千朵艳，秋风袅袅一花新。
前两首诗是他的旧作，后一首是新作。花盆中的女萝子已经枯萎了，可是到了秋天，郁然勃发，俞先生新创就是写这件事。寄情于物，这首诗应该是他此时心情的写照。

以后再去看望俞先生就在南沙沟了。这里是一座大院子，现代公寓式的建筑，清静雅致，是国务院的宿舍，在这里住除了像俞平伯、钱锺书这样的文化学家，政府的一些部长也住在这里。全称应该是三里河南沙沟，不远处就是玉渊潭，永定河从旁边静静地流过，本来是块荒凉的地方。

这时俞先生夫人许宝驯已经去世，大女儿俞成和他住在一起。进门就是客厅和餐厅，靠墙是一排老式书橱，客厅的墙上悬挂四条用五尺纸写的长屏，好像是俞樾的书法，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再往里有一张大床，平常俞先生会盘腿坐在床上静养，有时我就坐在床前和俞先生聊天。他欢喜讲的还是早年丢失研究《红楼梦》手稿的事：一次，他乘一辆三轮车，把一部手稿丢失在三轮车上，后来还是顾颉刚在地摊上发现这部手稿，就为他买了回来。还谈到他最近看了列宁格勒本《红楼梦》，发现“芙蓉诔”比其他版本少了四句，他的外孙韦柰找来其他版本核对，果如老人所说。令俞先生高兴的是，“文革”期间被抄家抄走的书籍都发还了，有的书上铃了“xx藏书印”的印记，他又在“xx藏书印”上再盖上“俞平伯之印”。他说“这是一种游戏”，脸上流露出天真的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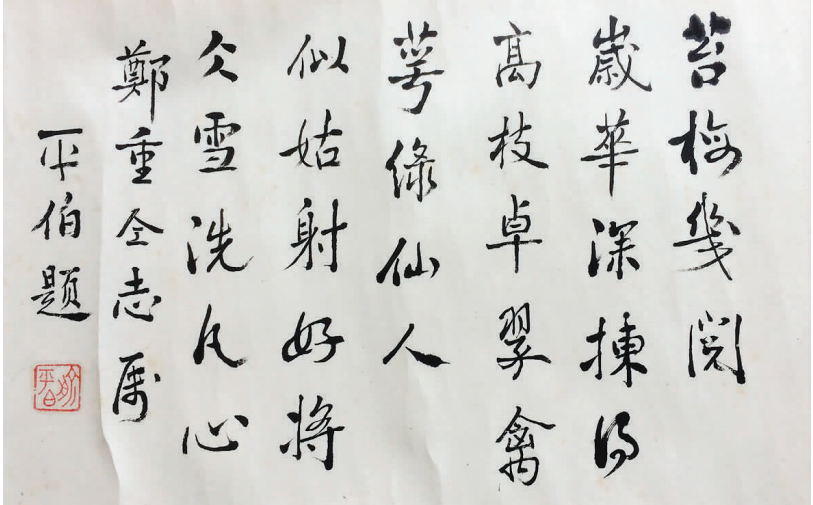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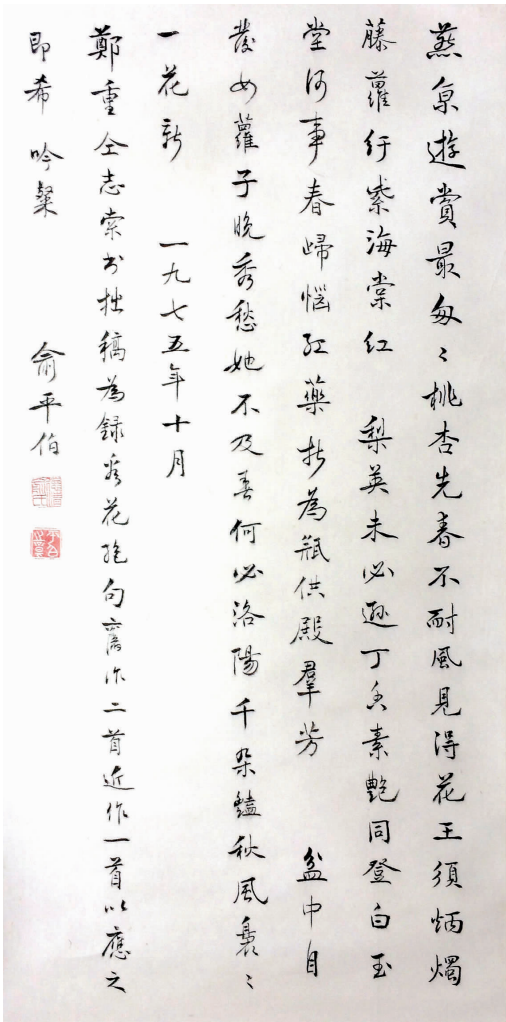
1983年秋天，我携带壮暮翁为我画的梅花翠鸟长卷，想请俞先生为此卷写一题跋。打开手卷时，卷尾有壮暮翁题的年款“时丁巳春初”，俞先生突然想起了什么，走到书橱前拿出一个大信封，我打开一看，是他手书《重圆花烛歌》复印品，歌前小序云：“前丁巳秋，妻许来归，于时两家椿萱并茂，雁行齐整。余将弱岁，君亦韶年。阅识海桑，皆成皓首。光阴易过，甲子再臻。京国重来，倏已七载。勉同俚唱，因事寓情焉尔。”俞先生和夫人许宝驯结婚在1917年（丁巳），到1977年（丁巳）

正是六十周年，俞先生为此写了《重圆花烛歌》，以作纪念。结婚六十年，西方称之为“钻石婚”，中国称之为“重圆花烛”。在俞先生的朋友中最早看到《重圆花烛歌》的是谢刚主国桢，他看后重抄一遍，此抄件为新加坡周颖南所得。周氏得谢氏抄卷再给俞先生看，俞先生看后将此诗的最后两句“为君再赋催妆句，退笔拈来字几行”，改为“即教退尽江郎笔，却扇曾窥月姊妆”。俞先生改后再题：“初稿以退笔拈来字几行句结束，颇觉衰飒，改末两句易位，以催妆为却扇，借月姊字面点明中表之谊，与首段相应，于文情章法或稍进坎。”此歌实为两部分，前面写婚前在苏州生活，后段写河南“五

七干校”，自称为“乡居”，无论在日记中或写这首长歌，他都感到“写乡居光景比较惬意”，并不以干校生活为苦，而是随遇而安，这应该是人生的一种境界。我当即将此歌复印件借到住地抄录一份。1991年，我随壮暮翁去新加坡参加监事活动，与周颖南相遇，提起俞先生《重圆花烛歌》，隔日在他开的饭店宴请，并将已经精装的《重圆花烛歌》携来欣赏，前后有叶圣陶、施蛰存、周策纵、潘受诸家题跋累累，尽享翰墨之香。

数日后，俞先生为我携去的《梅花翠鸟卷》题了一首七绝：

昔梅几周岁华深，揀得高枝卓翠禽。
萼绿仙人似姑射，好将冰雪洗凡心。



给他滋补身子，终于一次次使他重新站起，重拾画笔，逐梦理想。

刘海粟说：“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才会懂得需要爱，才懂得爱的价值和爱的不可少。这些年，若没有伊乔的牺牲……我就支持不到今天，因为有伊乔的深爱，我在磨难面前才没有倒下，才没丧失人生的信念。”他为夏伊乔作《看海听松图》赋诗并书：“夜诵义山似有得/朝瞰澄入深情墨/海涛最识松贞烈/颂尔无言经百劫”，将她比作“青松”，抒发了对其深爱之情。

刘海粟故世后不久，夏伊乔病倒了。他俩的小女儿刘鹗从香港回上海照顾母亲。她告诉我：“母亲一病就是16年，直到离去，整日昏昏然，过去所有的事几乎都从记忆中抹去，唯独见到‘刘海粟’三个字还能清晰地念出来。住院时，她跑去一间病房，讲得最多的是刘海粟。”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爱。就像雨果所言，漫漫长夜中“爱情是盏永不熄灭的灯。”

今年是刘海粟诞生121周年、夏伊乔诞生100周年。当再一次站在两位艺术大家及刘鹗的画作前，我顿觉一股暖流在心头涌动。这一家子，艺术传承，爱心延续。刘海粟黄山泼墨泼彩，酣畅淋漓，大气磅礴，意境深远。每当他“一声长啸风涛起/云海翻腾贯彩虹”时，夏伊乔总在他的身旁，坚守着“我协助你”的爱诺言。她喊他“老师”，学老师“老笔纷披”，但画中又透着飘逸、空灵，些许妩媚。她作画时，他总在用深情的目光注视着她。刘鹗从小生长在父母爱的怀抱，对艺术耳濡目染，得双亲风格韵味，她的《牡丹图》是对爱最好的诠释。

艺术是精神世界的花朵，只有当艺术之花为爱深情绽放，才会格外鲜艳、芬芳，永不凋谢。

今年是王一亭先生（1867—1938）诞生一百五十周年。

王一亭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书画大师，与吴昌硕先生一起被尊为“海上双璧”，而且他还是一位很有作为、贡献巨大的实业家、慈善家、佛学家及社会活动家。

在近期举办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中，我有幸观看了王一亭先生的曾孙王孝方先生提供的《王一亭七十寿庆》电影纪录片，八十一年前的历史人物迎面走来，上海往事再现眼前。

纪录片全长四十五分钟，系无声默片，对王一亭的七十寿庆活动作了全程跟踪记录，拍摄于1936年12月21日至23日，地点是王一亭在南市乔家路的海上名园“粹园”。尽管没有标出品单位，但根据王孝方介绍，这是叶恭綽和王一亭的长子王传薰请了当时上海电影公司的朋友拍摄的，可算是颇为专业。只是由于时间的漫长及保管上的问题，有些场景已有点模糊，但大部分镜头还是清晰的。

园林秀丽、建筑典雅、中西合璧的粹园，是王一亭晚年的生活居所。“粹园”题匾出自他的好友吴昌硕之手笔。纪录片的镜头叙事也由此开始，从园内绿木扶疏、荷塘鱼嬉的楼台水阁、假山曲径到园中飞檐翘角的方亭内，小乐队正在演奏寿庆之曲。接着切入主题，宽敞的大厅门口，高悬着中国佛教协会所赠的“无量寿佛”立轴。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寿幛、贺联及名人字画。厅中央的寿星台上方，是王一亭早年习画的老师任伯年的巨幅《麻姑献寿图》，台上红烛璀璨，供果鲜美。老寿星王一亭身穿灰色的布长衫，戴着一副黑圆框的眼镜，含笑端坐于太师椅上，面对前来贺寿的宾客俯首答礼。厅中的两根红漆大柱上，分别挂着重笔墨遒劲、气势豪放的抱柱楹联：“善画于书至今罕匹，能慈则寿自古已稀。”横匾为：“茂德高年。”

王一亭出生于上海浦东南汇周浦，早年投身航运，后与李平书、沈缦云等创办“立大面粉厂”，从此正式跻身于上海实业界、金融界。辛亥革命中，他加入同盟会，出资出力，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是上海光复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王一亭晚年主要致力于慈善赈灾事业，先后创办了上海孤儿院、中国救济妇孺总会、上海慈善团等十多个很有影响的慈善组织，成为公认的上海慈善界领袖人物。为此，吴昌硕在《白龙山人小传》中曾说：“以慈善事业引为己任，绘图乞赈，夙夜彷徨，不辞劳苦，于是四方之灾黎得以存活者无数。”王一亭亦是一位功力深厚、造诣全面的书画名家，初以海派书画翘楚任伯年为师，在笔墨技法及结构造型上深得任氏精髓，后又问艺于海派书画领袖吴昌硕，深得缶翁之法要，笔墨厚重凝练，气势雄强老辣，极富金石气与诗化性。吴昌硕诗赞曰：“天惊地怪生一亭，笔铸铁墨寒雨。活泼泼地饶精神，古人为宾我为主。”更难能可贵的是王一亭将自己的书画作为公器，大都通过义卖来赈灾行善。为此，纪录片专门用了一些特写镜头，拍摄了王一亭的书画作品。

正因王一亭的积德行善、济世助困、广结善缘，因而他的七十大寿受到了大家的关注。纪录片以较大的篇幅拍摄了12月21日（寿庆正日）的热闹场景。镜头中，来客络绎不绝。嘉宾云集于大厅内，王一亭正嘱托自己的长子王传薰去接待贵宾。于是一个个特写镜头下，各界的名人一一亮相，张群、潘公展、虞洽卿、黄炎培、叶恭綽、太虚法师、圆瑛法师、李大超、梅兰芳、刘海粟、王个簪、褚辅成等也在其中，可谓三十年代上海各界名人一次难得的聚会。寿宴正式开始时，镜头对准了儒雅的叫公绰，他致寿庆祝词，并宣读了由刘海粟所撰的寿文：“斯其人之名与寿，诚有迥绝于寻常者。如吴兴王一亭先生，早岁学通三才，致力绘画。旋更殚心实业，对于社会慈善事业，知无不行，行无不果。比来感世道陵夷，虔诚佛教，而仁民爱物之心，至老不衰。居沪四十年，妇孺莫不敬慕之。唯仁者寿，非异人任矣……”镜头所扫之处，众多嘉宾纷纷鼓掌。接着是李大超汇报筹备永久纪念寿翁的各项设想，如在龙华建“一亭堂”，由湖社同乡购置寿屏，请戴季陶撰写寿文等。当时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申报》于12月21日当天即发新闻《本市各界祝王一亭寿诞，今日正午路堂称觞》：“于今日下午，即假座南市乔家路粹园，载酒名具，路堂称觞。刘海粟氏并亲撰寿文。”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一位位历史人物迎面走来

——《王一亭七十寿辰》纪录片观赏记

王琪森



综观整部纪录片，王一亭似乎并不风光，他总是低调默然地坐于厅堂一角。据王孝方介绍，王一亭本人本不想搞此次寿庆，他认为时局不稳，国家多难。但老友蔡元培认为正值危局之时，有必要弘扬王一亭慈善济世、爱国护民的精神，以增加民族凝聚力，于是力促此事，并请叶恭綽、刘海粟负责寿庆。为此整个寿庆谢绝一切娱乐游戏及堂会演出，三天寿宴全部是最简单的素席。镜头拍得相当清晰，每桌上没有酒水饮料，仅是四五个小盘素菜，其节俭为人称道，更见寿翁的高风亮节。纪录片还专门拍摄了寿庆的唯一礼物，由缶翁弟子王个簪编辑的简陋的《白龙山人》画集，王一亭在《自序》中谓：“余自少嗜画，长乃益勤，游踪所至，便尔凝想，即习见花水果实虫鱼鸟兽之属，以迄天时人事之繁赜，罔不探索模拟，而于古代名迹涉猎尤挚……”

纪录片的高潮是宴庆后，王一亭在自己的画室当众挥洒翰墨，丹青作画。寿翁一拿起毛笔后，潇洒敏捷，只见他提笔勾勒，泼彩敷色，显见功力不凡。为感谢梅兰芳的专程前来贺寿，王一亭专门精心为梅兰芳画梅迎春，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梅兰芳站在寿翁的身后，聚精会神地观赏，纪录片给了一个大大的特定镜头（见上图）。王一亭为自寿而画了整四尺自画像，长衫布鞋，面容安然，神态淡泊。自题诗颇为幽默：“岁月不居频搔首，昔日蒙稚今成叟。生平事业何有，揽镜自看愈老丑。且饮墨沈依疏牖，秃笔纵横珍蔽帚。兴到不须浇斗酒，五言七言常挂口。只道劫波翻久欠，天方蹉跎时蒙垢，兀立风前人知否？愿乞如来一举手，心太平处作自寿。”

22日的寿庆活动主要是王一亭的女弟子杨氏的宴贺。23日为家族自庆贺寿，王一亭与夫人端坐于上，各房儿媳及孙辈叩拜，有儿孙模仿王一亭的行态举止，颇为滑稽。镜头推出了一个大蛋糕，由王传薰主切，并第一个递给寿翁。纪录片还拍摄了王一亭的生活镜头，如作画写字，礼佛诵经，抱孙行走等。最后是大厅前王一亭寿庆的全家福照片。也就在这厅前台阶上，1922年11月13日，荣获诺贝尔奖的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夫妇与王一亭及于右任等曾在此合影。爱因斯坦因赴日本讲学途经上海，专门赴王一亭的粹园游览园林、观赏字画、品尝海派菜肴，他对王一亭热情周到的款待很满意，在答词中谓：“今日得观多数中国名画，极为愉快，佩服服者王一亭君个人作品。推之中国青年，敢信将来对于科学界，定有伟大贡献。”